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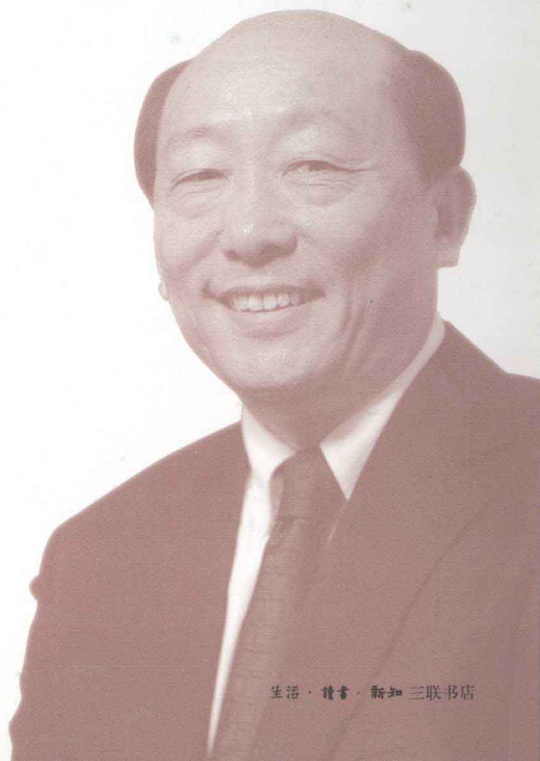
复旦大学

光华人文杰出学者

讲座丛书

阐释学与 跨文化研究

张隆溪 著





FUDAN HUMANITIES &
SOCIAL SCIENCES
复旦人文社会科学

复旦大学

光华人文杰出学者

讲座丛书

阐释学与跨文化研究

张隆溪 著

生活·读书·新知 三联书店

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©2014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
All Rights Reserved.

本作品中文版权由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所有。
未经许可，不得翻印。

图书在版编目(PIC)数据

阐释学与跨文化研究 / 张隆溪著.

-- 北京: 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, 2014.1

(复旦大学光华人文杰出学者讲座丛书)

ISBN 978-7-108-04777-9

I. ①阐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阐释学-研究 IV.

①B089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273445号

责任编辑 吴 彬

装帧设计 罗 洪

责任印制 郝德华

出版发行 生活·读书·新知 三联书店

(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)

邮 编 100010

网 址 www.sdxjpc.com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4年1月北京第1版

2014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开 本 787毫米×1092毫米 1/32 印张6.875

字 数 112千字

印 数 0,001-5,000册

定 价 30.00元

(印装查询: 01064002715; 邮购查询: 01084010542)

序

这本小书的内容是笔者应复旦大学邀请，二〇一一年十一月下旬在复旦大学所做“光华杰出人文学者系列讲座”的演讲，总题目是“阐释学与跨文化研究”。在复旦一共演讲了四次，其中有三讲的基础是二〇〇七年元旦后数日，我应邀在台湾大学人文社会高等研究院所做“高研院人文讲座”的演讲。这次整理成书，除在复旦的四讲之外，又增加了“科学与人文”的第五章。所以本书的内容是在台湾大学和复旦大学两次讲座的基础上完成的，还包括了在复旦四次演讲后的问答。在此我首先要感谢复旦大学和杨玉良校长的盛情邀请，感谢复旦大学外文学院院长褚孝泉教授，感谢台湾大学人文社会高等研究院院长黄俊杰教授，还要感谢复旦演讲后整理问答部分记录稿的朋友。

本书的主要内容是以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（Hans-Georg Gadamer, 1900—2002）的著作为基础，讨论阐释学的基本观念，并着重讨论人文研究在我们这个时代的意

义和价值，以及跨文化理解的问题。阐释学是关于理解和解释的理论，涉及人类认识的各个方面，而伽达默尔尤其强调语言和书写的文本，强调经典和传统，强调人文和艺术的理解和解释。他强调说，我们生命中的真和美不是按照数量化的科学方法可以计算的价值，也不是这种科学方法可以穷尽了解的价值。这样理解起来，阐释学就成为在二十世纪为人文价值辩护的理论，而对数量化科学方法的批评使得阐释学不仅是一门理论，而且成为一种有相当灵活性和创造意义的艺术。也许正因为如此，阐释学虽然是二十世纪西方发展出来的一种理论，但比较起如解构论（deconstruction）等其他有一套方法可循的理论来，在学界就始终不是那么流行。我对阐释学深感兴趣，一个原因正在于这不是一种容易僵化的理论，没有一套可以按部就班去操作的方法，不是一旦学会就可以到处套用的教条。阐释学深化我们对理解本身的理解，所以具有哲学的理论意味，而如何理解，理解到怎样的深度，又和理解者本人的眼界和知识准备密切相关，具有艺术创造的自由度和人文研究独特的个人性质。我对阐释学感兴趣的另一个原因，还在于阐释学在西方是以希腊罗马经典阐释传统和《圣经》阐释传统为基础，也就是以经典及其评注为基础，来探讨语言、理解和解释的问题。在中国文化传统中，我们有儒、

释、道的经典和评点注疏的传统，有文学经典及其阐释的传统，所以西方阐释学讨论的许多问题，我们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很容易找到相应的问题和讨论，也就可以在东西比较研究的框架下来理解阐释学的许多概念，探讨许多问题。我们可以说，普遍的阐释问题为东西方比较研究打开了一片广阔的领域。

本书按照在复旦大学演讲的次序，第一章首先说明阐释学这个名称的来源和基本定义，尤其从中国和西方跨文化研究的角度，讨论阐释问题的普遍性，评论伽达默尔主要著作《真理与方法》及其重要性，然后大致梳理阐释学在德国哲学传统中从施莱尔马赫、狄尔泰到胡塞尔、海德格尔，再到伽达默尔的发展历史，并集中讨论阐释学的几个基本概念，包括阐释循环、理解的先结构和先见、理解者的眼界或视野，以及视野之融合等等。第二章讨论经典的解释、传统对于现在的意义，说明真正的权威不是外在强加于人的，而是经过自己理性的判断和选择、自动尊重和服从的权威，最后讨论理解的多元与理解的合理性问题，说明文本或事物本身可以为理解提供一个基本框架和范围，防止脱离文本本意的过度诠释。第三章讨论艺术和审美意识，强调人的精神生活和文化价值的重要，讨论康德《判断力批判》和自亚里士多德以来为诗辩护的传统，说明西

方艺术，尤其是绘画艺术的本体意义、审美经验的“同时性”概念，以及美与真和美与善之统一。第四章讨论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差异和相互理解的问题，差异的存在是毋庸置疑的，但在阐释学上有意义的问题是：我们要如何克服语言、文化、历史和社会等各方面的差异，达到不同文化传统之间的相互理解？在西方，尤其在法国，有一个把中国视为“他者”的传统，当代美国学者中也有类似的论述。批判这种把文化差异互相对立起来的文化相对主义，是达到跨文化理解的前提。以上四章就是在复旦大学演讲的内容，现在整理成书，我又增加了原来就计划有的第五章，讨论科学与人文的关系，通过论述想象在科学研究中的重要，消除科学与人文之间的简单对立。无论科学还是艺术或人文研究，都是人类认识自然和世界的成果，都是人对自然和人类社会的理解和解释，也就都是阐释学关注的问题。伽达默尔针对十九世纪以来科学主义无所不在的压力，强调艺术和人文精神的价值，这是非常重要的贡献。与此同时，我们也要避免把科学与人文简单对立起来，而忽略了二者在更深层次上的关联。

语言、表达和理解是人生当中无处不在的普遍现象和普遍问题，在这个意义上，可以说阐释学包含了一切理解和解释的问题。但与此同时，普遍的哲学阐释学也就没有

一个特别具体的角度，不会提供一个可以操作的方法，可以教人按部就班、循序渐进地去解读一个文本，完成一篇论文。在十九世纪，以天才无意识创造的理论为基础，施莱尔马赫曾说，阐释的任务是最终比作者本人理解得更好，但在二十世纪的阐释学理论中，伽达默尔强调理解者各自的视野和阐释的多元，认为只要有理解，就一定是不同的理解，但不必是更好的理解。如果阐释只是让我们知道理解和解释有多种可能，既不提供一个唯一可靠的理解，也不提供一个可以让人依从的方法，也许就有人会问：了解阐释学还有什么用呢？在某种意义上，这正是哲学面临的一个基本问题。老子出关前，关令尹要他著书立说，以明道德之意，而他一开始就说：“道可道，非常道；名可名，非常名。”也就是说，道德之意不是可以言说的，所以读书大概是无用的。《庄子·知北游》说得更清楚：“道不可闻，闻而非也。道不可见，见而非也。道不可言，言而非也。”既然不可言说，读书讨论还有用吗？《天道》篇里说齐桓公在堂上读书，在堂下做车轮的轮扁不是就对他说：“君之所读书，古人之糟魄已夫？”然而《庄子·外物》很有趣的一段，又讲出了另一个道理，或者说道理的另一面，那就是用与无用的辩证关系。庄子常说语言无用，惠子就针锋相对地说，你的语言也无用。庄子却回答说：“知无用而

始可与言用矣。”他接着还举例说，地虽广大，“人之所用容足耳”，脚踏的一片地方很小，其他的地方就“容足”而言，都是无用的。可是把脚踏的一片地方都去掉，人还能动吗？所以庄子总结说：“然则无用之为用也亦明矣。”从实用的眼光看来，人文研究的东西大概都没有用，既不能生产杀人的武器，也不能生产救人的药物，既无补于家常日用，又无助于技能工巧。但换一个角度看来，人文研究也许“生产”的是最有价值的东西，那就是训练人的头脑和思维，培养人的性情和伦理观念，使人的生命具有真正的价值和意义。伽达默尔在阐释学中强调的，就正是这样的人文精神。我们今天所需要的，也正是这样的人文精神。

张隆溪

二〇一二年二月二十四日序于香港

目录

1	序
1	第一讲 阐释学的基本观念
45	第二讲 经典、权威与解释的合理性
93	第三讲 语言、艺术与审美意识
141	第四讲 阐释学与跨文化研究
185	第五讲 科学与人文
209	出版后记

第一讲 | 阐释学的基本观念

阐释学是从西文翻译过来的名词，有人又译为诠释学或解释学。这个词的原文在德文里是 Hermeneutik，英文是 hermeneutics，自十七世纪以来，这个词的意思就是解释的理论，或解释的艺术。从辞源上看，这个词来自希腊神话中为诸神传达信息的神使赫尔墨斯（Hermes），而了解赫尔墨斯是怎样一个神，对于我们理解以他命名的阐释学（hermeneutics）之性质，就会有所帮助。

赫尔墨斯是众神之王宙斯和仙女迈雅（Maia）的儿子，刚刚出生就从摇篮里爬出来，跑到奥林帕斯山附近，偷了太阳神阿波罗放牧的牛。他把这些牛藏在厄洛斯的山洞里，而且一路灭掉牛群走过的痕迹。他还杀了两头牛，又杀了一只龟，用龟壳和牛的内脏做成一把七弦琴。太阳神阿波罗是一位重要的神，也是宙斯的儿子，算起来还是赫尔墨斯同父异母的兄弟。他发现牛被盗，就找到迈雅那里，但赫尔墨斯乖乖躺在摇篮里，做出一副天真无邪的模

样，好像根本没有做过坏事。然而宙斯早把一切看在眼里，赫尔墨斯无法抵赖，只好带阿波罗到山洞去，把那些牛如数归还。阿波罗喜欢赫尔墨斯发明的七弦琴，就拿牛和他交换。后来还把牧牛的神杖送给他，所以赫尔墨斯手中有一根具有奇妙法力的神杖（Caduceus），上面绕着两条蛇。赫尔墨斯是医生的保护神，他手持那根绕着两条蛇的神杖，后来常常和希腊神话中另一位医神阿斯勒丕亚斯（Asclepius）只有一条蛇的神杖混淆起来，成为西方医药界的徽章。不过蛇与医药相关，象征医术是把握毒药与良药、生与死这样正反两面的辩证关系。对毒药与良药之间的辩证关系，中国古人也早有认识。《周礼·天官》谓“医师掌医之政令，聚毒药以共医事”，郑玄注说：“药之物恒多毒。”就特别指出药物往往具有毒性，但只要使用得当，对患病的人说来，又可以成为良药。这说明东西方文化对事物变化的辩证关系，都有深刻的认识。^{〔1〕}神使赫尔墨斯头戴一顶有翼的帽子，脚穿一双有翼的鞋，行动神速，来无影，去无踪。可见他生来就很淘气，机敏狡猾，善于装扮，也很有创造力。他不仅发明七弦琴，还用芦苇做成排箫，

〔1〕关于良药与毒药的辩证之理，请参见拙著《同工异曲：跨文化阅读的启示》第三章，江苏教育出版社二〇〇六年，页47—72。

又发明了一些体育活动的游戏。他一方面是旅行者和商人的保护神，另一方面又是小偷的保护神，似乎处处体现出正反两面。就像罗马诗人弗吉尔描写的那样，赫尔墨斯举着神杖：

既能把苍白的鬼魂从冥界唤起，又能把他们送去那里，

既能让他们长眠，又能让死者重新张开两眼。^{〔1〕}

作为神的信使，赫尔墨斯往返于神人之间，传达神的信息，而他说的话即所谓神谕（oracle），往往模棱两可，颇类《老子》七十八章所谓“正言若反”，必须通过辨析，有时甚至要通过痛苦的经验，才可能理解。因此，由赫尔墨斯之名产生的 hermeneutics 即阐释学，就意味着真正的理解和认识，都不是轻而易举就可以获得，而必须通过认真思考的努力才可能达到。因此阐释学的一个基本前提就是对语言抱审慎的态度，认为语言虽有传达意义之功能，但语言表述和意义之间，往往无可避免有不同程度的差距，

〔1〕 Virgil, *The Aeneid*, trans. Rolfe Humphries (New York: Charles Scribner's Sons, 1951), Book IV, p. 95.

所以我们对于一切语言表达，都需要通过仔细思考和分析，才能达于正确的理解。最先建立普遍阐释学理论的德国学者施莱尔马赫就说：“阐释学中唯一的先决条件就是语言，其余需要去发现的一切，包括其他主观和客观的先决条件，都必须在语言中去发现。”^{〔1〕}人们常常以为语言和意义一一对应，理解不成问题。但施莱尔马赫区分作为内在语言的思考和外在语言的表述，认为二者并非同一。思想作为内在语言没有表达的问题，“然而一旦思考者发现有必要把他所思考的东西固定下来，说话的艺术就由此而产生，也就是说，原来内在的说话发生了转化，于是解释也就变得必要”。^{〔2〕}由此可见，一旦思想要通过语言来表达，就必然产生内在思考与外在表达之间的距离，而只有通过理解和解释，才可能克服这个距离。所以理解绝非自然而然就可以达到，恰恰相反，施莱尔马赫认为从更严谨的阐释学观点看来，以为理解可以自然而然产生，误解只是偶然发生的情形，那是一种比较弱的阐释观念，而更强的阐释学观念则必须作这样一个基本的假定，那就是“误解是自然而然产生的，因此理解必须在每一步都要有意识地去

〔1〕 Friedrich Schleiermacher, *Hermeneutics: The Handwritten Manuscript*, trans. James Duke and Jack Forstman (Missoula: Scholars Press, 1977), p. 50.

〔2〕 同上书，页 97。

争取”^{〔1〕}。阐释学一方面以语言为先决条件，另一方面又对语言的达意能力，持审慎保留的态度。阐释意味着对语言和文字都要作一番考察，要透过表层的叙述，深入到意义的内涵实质。

在希腊神话中，众神和著名的英雄都往往有欺诈行为。上面所讲赫尔墨斯的故事是一例，荷马笔下的奥德修斯是又一例。希腊人久攻特洛伊城而不能胜，最后由足智多谋的奥德修斯想出一条妙计，让希腊军队伪装撤退，却在特洛伊城外留下一只巨大的木马。特洛伊人不知有诈，将木马拖进城内，到夜半时分，藏在木马中的希腊兵士倾巢出动，才一举攻占了特洛伊城。这正所谓兵不厌诈，可见奥德修斯是一个善于使用欺诈手段的军事谋略家。特洛伊战争打了十年，希腊人用特洛伊木马这样的欺诈计谋获胜，这是一个有名的故事。战争结束之后，奥德修斯在外漂泊游荡又过了十年，才终于回到家乡。但他并没有立即露面，却乔装打扮成一个穷苦老人，经过好一番周折，了解到他的妻子守身如玉，始终如一在等他回来，才杀死纠缠着向他妻子求婚的人，与她重新团聚。在这里，奥德修

〔1〕 Friedrich Schleiermacher, *Hermeneutics: The Handwritten Manuscript*, trans. James Duke and Jack Forstman (Missoula: Scholars Press, 1977), p. 110.